

作者: warrenchen (愛管閒事) 看板: warrenchen

標題: [待測試][小說] 等級S的冒險者-篇11 百卅八、飢渴永無止盡連綿不絕,

時間: 2021-07-11 Sun. 16:52:33

譯者:Nosy (備份 <https://disp.cc/b/764-dOHE> (1)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BkR_RepMym7KnWkcZ3LaszS17d9LK6e2V94PteuDt/edit?usp=drivesdk (2))

Discord:#nosy翻譯@<https://discord.gg/MNP4egG> ((ESJ))(平臺規定需

<https://discordapp.com/channels/381774465840971776/694557116350070784/701903644504883220> (先領任一身份))

如需轉載或轉貼請告知。能力有限, 拋磚引玉。若願不吝賜教, 亦感謝指點。

原文連結:<https://ncode.syosetu.com/n5947eg/141>

百卅八、飢渴永無止盡連綿不絕,

飢渴彷彿深淵般永無止盡。不管吞殺了多少對象, 絲毫不覺得有些許滿足。然而, 本能讓牠持續地殺戮、連骨帶肉地啃噬。(*1)

牠早已忘了在這片黑暗中待了多久。甚至忘了是何時開始、又為什麼要這麼作。

牠經常連移動身子都嫌麻煩似地蹲踞著不動, 但當獵物靠近時便會昂首, 靜靜地等待時機, 直到一無所知的獵物上前再發動襲擊。之後便撕咬每吋肌肉、舔飲每滴鮮血, 直至將獵物盡納其口腹之中。

然而牠並不擅長狩獵。牠沒有能在獵物弱點給予致命一擊的能耐。但就算如此, 對方的攻擊在牠強健的身體上, 也傷不了一根寒毛, 只要無謀地亂攻一通便可將獵物吃個精光。即使是一息尚存的敵人慟哭求饒, 牠也毫不留情地照吃不誤。不過牠的心裡卻平靜如水。(*2)

這樣的光景已不知重複了多少次, 那股煩躁的飢渴感絲毫沒有消滅的感覺。但心裡卻滿是孤寂。

這裡很黑。沒有風, 只有冰冷而沉重的黑暗環繞著牠。(*3)

縱然距離上次的獵食不知已過了多久, 但牠突然感覺到了什麼。厚重的靴子聲由遠至近。還聽見了歡快的談笑聲。

於是牠蜷起了身子, 彎下前肢、弓起後腿。要是這樣子往地面一踢, 就能像箭矢般銳不可當地奔向獵物。

看見樣子了。是隻年輕的獵物。好像有四個人。帶頭的少年似乎光顧著說話，沒有注意到牠的存在。來這裡的兩腿族，每個都這麼弱不禁風。

牠猛地往地一蹶。身子像往常般飛襲而去。解決一隻了，牠想。然而，他身後的另一個少年像是要把他推開似地跳了出來。

牠的嘴裡充滿了血腥味。

○

安婕琳剛打了個大哈欠，瑪格麗特便跟著張大了嘴。雅奈莎不禁為之莞爾。

『好像在比誰的嘴巴大呢』

「唔——……」

安婕琳空嚼了幾下嘴巴，然後喝了口薄荷水。

『妳看來很睏呢～熬夜了嗎～』

米麗安問道。安婕琳點了點頭。

「在寫給父親的信……但我不太會寫，所以寫了又丟……」

『所以寫完了嗎』

瑪格麗特追問。

「還在研究……」

『什麼玩意啊』

『還真講究呢』(*4)

隊友們傻眼地靠坐在馬車車廂的邊緣。雖然安婕琳一直想寫信，但真到了動筆的時候，卻總是苦思應該如何把那些想法組織成文字。所以到頭來貝爾格理夫收到的信總是非常扼要。在變成那樣以前，她已扔棄了數十張信紙。

搖晃的公共馬車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響。上頭的布篷也隨之飄蕩，讓微微鬆動的布簾搖動了起來。

簡陋地鋪設的路面，隨著無數來往的馬車碾壓，轍痕讓這裡變得凹凸不平。每當車輪駛過那些地方，震動就會響遍全車，令人無法安坐在位子上。

安婕琳從馬車裡探出身子，望向地面。

「這段路不修好嗎……」(*5)

『難說呢。這邊除了瑪麗亞女士的家，就只是個普通的農村呢』

『不過出入這兒的魔法使也不少啊～總覺得關那種老太婆什麼事啊～？』(*6)

米麗安剛說完，馬車上的乘客們便狐疑地盯著她看。他們似乎大多是魔法使的樣子。

不久後，村莊便映入眼簾。看起來規模並不大，屋簷上鋪著稻桿或樹皮的房舍比鄰而居，但其中卻突兀地有座白色建築物。在其後方不遠處還有間小木屋。那便是瑪麗亞的家。

安婕琳一行人走下馬車。

她隨意地環顧四周。雖然大部分的農宅都是用石頭和木頭蓋的，但在驛站周圍卻有許多光鮮亮麗的店家。這村子原本的主要收入是賣農產品給奧爾芬，不過這麼看來開店的人也多了不少。(*7)

四位少女一起走向瑪麗亞的家。屋子附近似乎非常熱鬧。有些人像魔法使，有些則像是冒險者。好像是因為見不到名為【灰色】的大魔導，敗興而歸的樣子。(*8)

安婕琳她們鑽過了人群，往小木屋湊了過去。

「婆婆」

她隔著門喚了喚，隨後便傳來不耐煩的『嘎——？』

「我是安婕琳……可以進去嗎？」

門的另一端沒有回應。她理解為默許後，便拉開了門。結果飛揚的塵土撲鼻而來。瑪格麗特頓時驚慌失措。

『哇、太誇張啦』

『真是的——！喂～！妳這老太婆～不是都說了要打掃環境嗎～！』

米麗安邊說邊衝進了屋子。隨後便將一如往常般穿著寬鬆衣物的瑪麗亞拖了出來。她邊咳邊被趕了出來。

『(咳、咳)妳在做什麼！發什麼瘋啊、蠢貓！灰塵都亂飛啦！』

『就算她不發瘋灰塵還是會飛咧』(*9)

瑪格麗特反而露出寫著「真虧她能把灰塵積到這種程度」的神情，欽佩地走進小屋裡四處張望。雖然塵土飛揚，卻瀰漫著一股藥材和精油的香氣。(*10)

實驗設備和厚厚的書本上滿是灰塵，緊閉的窗簾讓室內顯得更加昏暗。壁爐內的火正熊熊地燃燒著。明顯地一塵不染的，似乎只有最近剛讀過的書。(*11)

米麗安拉開窗簾、打開所有的窗戶，室外的陽光一口氣傾瀉而入。

風吹了進來，揚起屋內的塵埃、捲到了外頭去。在陽光的照射下，浮塵變得非常明顯。周圍旁觀的民眾都驚訝地瞪大了雙眼。

米麗安拿掃把在屋裡大肆整頓之時，其它三人和瑪麗亞在屋外的樹下圍坐下來。雖然太陽很耀眼，但穿過樹葉灑下來的陽光卻很柔和；每當微風輕拂，眾人臉上都晃動著斑駁的光影。已然是盛夏之際了。

父親是在這種季節教我編草帽的吧，安婕琳心想。

瑪麗亞弓起背使勁地咳了一會兒，接著不悅地噴舌說道。

『混帳，難得能冥想，每個傢伙都這樣……』(*12)

「婆婆，抱歉……不過這裡變得很熱鬧了」

安婕琳說完便環顧四周。從剛才開始便在附近的人群正往她們的方向看。當瑪麗亞狠狠地瞪了一眼後，他們便急忙散開了。

『因為奧爾芬的景氣變好了，笨蛋便從四面八方湧來。可惡，竟然還在隔壁蓋這種東西，煩死人啦……』

瑪麗亞說完便望向外牆塗抹著白灰的巨大建物。

這是由一群崇拜瑪麗亞的魔法使們所興建的建築，現在看來就像是座學堂，似乎彙集了大陸各地的魔法使。多虧了奧爾芬的經濟變得很好，多少也刺激了出入此村的人潮吧。

瑪麗亞嘟囔著，差不多該打算換個地方隱居啦。雅奈莎苦笑著摩娑她的背。

『明明來這裡是為了想過平靜的生活，還真是諷刺呢』

『是啊……(咳咳)』

瑪麗亞摀著嘴咳了幾下，接著轉頭對安婕琳說道。

『所以，有何貴幹？來玩的嗎？』

「雖然那麼說也行……我們想知道魔王的研究進行得如何」

『跟之前說的一樣，我沒有能研究的材料。姑且還在繼續分析那坨融化的魔王……』

「我也是魔王喔」

『又要說傻話了嗎』

『哎呀，說不定難得地不是傻話咧？』(*13)

瑪格麗特突然插嘴。瑪麗亞皺起眉頭。

『妳們一個個都講好了耍耍我嗎？』(*14)

『不，這跟修瓦茲有關喔』

雅奈莎說完，讓瑪麗亞的眼神充滿了驚駭。

『當真』

『是的。我們在帝都時，曾和他的同夥們戰鬥過』

『……喂，安婕。妳這傢伙，這麼重要的事之前為何不講？』

「我忘了……」

安婕琳平淡地說。瑪麗亞傻眼地撫額。瑪格麗特咯咯地笑著。

『總之，那是題外話咧。現在就把細節說清楚——不，還是等房子整理完再說咧』(*15)

屋裡的米麗安還在聲勢驚人地整理著。在陽光中能清楚地看見從窗戶和門口湧出的灰塵。

「對了，肌肉將軍還好嗎……」

『啐，應該好了吧……(咳咳)早知道就該給他抹毒而不是上藥啊』

『妳想毒死將軍嗎？』

瑪格麗特驚訝地說。瑪麗亞接著答道。

『……他沒那麼容易死啦』

她們邊聊天說地、邊等著米麗安。不久後米麗安便從門的那側探出身子。

『結束啦～！真是的～髒死啦～！為什麼要擺著不管到變成這樣啊～！』

瑪麗亞邊提起長袍的下擺、邊露出厭煩的表情站了起來。

『笨徒弟，閉嘴。順便給我泡壺茶』

『哼～！』

米麗安說完便跑回屋裡。雅奈莎咯咯地笑了起來。

『那傢伙抱怨歸抱怨，但還是蠻聽您吩咐的呢』(*16)

『哼、那傢伙還是小鬼頭的時候比較可愛……(咳吼、咳吼！)』(*17)

「婆婆，妳不收新弟子嗎……？」

『麻煩死了。就算不想收，那些傢伙還是會自己跑來啊』(*18)

瑪麗亞說完又瞪了那棟白色建物一眼，便大步走回屋內。

雖然屋裡還是亂七八糟的，但書都放回了架上、實驗的器具也集中收在一處；或許是風吹走了灰塵，看來好像明亮了許多。米麗安正在壁爐前忙起忙落的。應該是在準備煮茶吧。

瑪麗亞坐在安樂椅上，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所以，解決修瓦茲那混蛋了嗎？』

「怎麼說呢.....雖然因為是卡西姆先生的對手，所以我們不清楚細節，不過沒找到屍體」

安婕琳說完，瑪麗亞便嘆了口氣。

『那就不能肯定他死了。我曾經參與過那傢伙的討伐隊.....(咳吼)當時很肯定他已經死了呢』

『對他沒效嗎。該不會是不老不死？』

瑪格麗特的話讓瑪麗亞眯起了眼。

『哼，誰曉得呢？也罷，要是那傢伙的話說不定做得到.....妳們照順序說吧。聽起來亂七八糟的』

於是便對話以雅奈莎為主軸、其他隊員們則適時地補充：貝爾格理夫為了尋找他的老朋友而前往帝都，發現皇太子是假貨、還與修瓦茲是一丘之貉；薩蒂從以前到最近都在不停地戰鬥；還有她參與過某個實驗、並生下了安婕琳等等。

故事說到了一個段落後，瑪麗亞深深地坐進了安樂椅中，盤起雙手深思。

『.....藏木隱於林、嗎。他們竟然敢躲在帝都裡啊』(*19)

她自言自語了一會兒後，轉頭望著安婕琳。

『安婕，妳有沒有從妳媽那裡聽過什麼線索？比方說是怎樣的實驗、又為什麼要把妳生下來？』

「沒聽過。沒甚麼興趣.....」

瑪麗亞傻眼地垂下了頭。

『那可是攸關妳自身的大事啊喂.....提問的我不就像蠢蛋一樣嗎』(*20)

「而且.....母親說起那些事的時候，看起來有點難過」

『.....這樣啊』

『所以，他到底有什麼目的.....？要征服世界？』

『才不是那麼粗俗的事。那傢伙的畢生志願就只是渴求知識』

瑪麗亞說完，有些不悅地輕咳了一陣。

『(咳咳).....畢竟不管是假皇太子還是帝都的那些騷動，全都只是為了他的實驗而已。那傢伙一點也沒變。真令人不爽.....(咳吼、咳吼！)』

雅奈莎摩挲著她的背說道。

『修瓦茲剛開始究竟在做什麼實驗呢？』

『.....我認為最早是在鑽研死靈魔法。在帝都的研究機關時，還做過復活盜賊屍體的魔法術式實驗。最後因為那傢伙把一整個城鎮變成了死靈之城，甚至得成群結隊地討伐他。在帝都也構築過那種術式』(*21)

「死靈魔法.....」

安婕琳雙臂交握。假皇太子也很擅長死靈魔法。賦予夏洛蒂的力量大概也是操控死靈之類的。該不會壞人都喜歡那種東西吧，她想。

米麗安往杯子裡添了點茶。

『可是老太婆～修瓦茲並不是想精通死靈魔法對吧～？』

『大概吧。這應該也只是那傢伙為了達成目的的工具而已』

『他到底想做啥啊？』

『(咳吼、咳吼！)我怎麼會知道啊。嘛，不過應該跟所羅門脫不了關係吧』

「所羅門……」

對這個近來經常出現的名字，安婕琳一時間湧上了千思萬緒。(*22)

據說魔王這種東西是所羅門製造的人造人。就薩蒂和白所言，安婕琳也是魔王之一。也就是說，所羅門便是她的根源。由於他是男性，嚴格來說就是她的生父吧。

不過她卻一點也不那麼認為。除了貝爾格理夫之外，沒有任何人可稱之為她的父親。對真正雙親是誰曾困擾許久的她來說，如今完全不再是問題了。(*23)

「所羅門嗎……這麼說來，我聽到了個有點奇怪的消息」

『奇怪的消息？』

「嗯。從假貨那裡聽到的……」

安婕琳便將她與班傑明的假貨對峙時的談話娓娓道來。關於所羅門曾與主神維耶納合作，為了人類而與古神們戰鬥。還有最後他因對人類絕望而征服大陸的事。

『那、所羅門是好人嗎？』

瑪格麗特問道。雅奈莎搖了搖頭。

『不，他終究是用力量征服大陸，所以稱不上什麼好人吧』

『是真的嗎喵～？雖然有從薩蒂小姐那聽說～關於古神的存在啦……』

『……我有點糊塗了。修瓦茲肯定正為了所羅門在做些什麼。可是，似乎與那傢伙進行的實驗無關。他現在應該想取得更多力量啊。那樣做太迂迴了』(*24)

瑪麗亞啜飲了一口茶。

『不過還真神奇啊。雖然曉得有生出魔王的實驗……安婕，妳為什麼變成人類？妳媽是精靈族沒錯吧？』

「嗯……但我從來沒問過母親」

『……噫，不得不為了那傢伙走一趟托爾內拉嗎……』(*25)

瑪麗亞話音剛落，安婕琳便雙眼放光、興奮地探出身子。

「要來托爾內拉嗎？好啊，一起吧、婆婆……！這次我一到立秋就回去，所以到時候就一起走吧」

『別開玩笑啦、笨蛋！都這年紀了還要爬山涉水的、很麻煩啊！』

「沒問題，我會照顧妳……」

『煩死人啦！可惡，怎麼一個不小心脫口而出了啊……』(*26)

瑪麗亞厭煩地將揪住她雙肩、緊逼而來的安婕琳給推了回去。其他三人不禁為之莞爾。

○

村長督導的宅邸預計將座落在面向廣場的地方。地基已鋪蓋完成，樹材製成的梁柱也一天天地趕工著。鋸木廠裡日以繼夜地迴盪著鋸子和斧頭的聲響，是托爾內拉村有史以來第一次這麼熱鬧。

冒險者工会的預訂地，則在村子的入口附近。

有著許多認為將粗魯的武人們聚集在村子中央不太妙的村民，便採納了那些人的意見。事實上，考量到跟地城的距離與運作，位於村口附近的地點也不壞。(*27)

這裡的地基也已經蓋好了，木材被井然有序地擺放成堆。裁切好的木頭飄散出一股清爽的香氣。

無論如何，開始嘗試一件新事物總會令人興奮不已。別說是年輕人了，就連長者間也瀰漫著莫名地坐立難安的氣氛。

即便如此，每日的例行工作並不因此產生任何變化。(*28)

剃羊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收割完的麥子也處理得差不多了。因為一起忙農活，田裡的草長得很快，所以最近每天都在除草。夏日裡的餐桌上雖有五顏六色的夏季蔬菜點綴，但為了能煮出那麼繽紛的菜色，田地就不得不更加費心呵護。

當所有人都在外頭忙得如火如荼之時，貝爾格理夫從一早起就坐在新房子的大桌旁翻閱著文件。

博爾德的工會長埃爾莫亞不久前來造訪過，帶來各種作為參考的相關資料。除了申請和受理的表格之外、一份看來相當有年代感的冒險者名單之外，還有本或許是蠻久以前的帳冊。(*29)

貝爾格理夫很感激這些關照著他的人，而且肩上的責任似乎也越來越重了，他似乎因此有些靜不下心。

他看了會兒資料，想著實際運作的情形會是如何，便彷彿為了活動身子而走出家門。逼自己做了不習慣的事，最好還是能做些原本就有的習慣。(*30)

天氣很好，初夏的陽光恣意地傾瀉著；樹林和草葉看起來都深綠如墨。晾在繩子上的衣服正隨風擺盪。迎面而來的空氣裡有青草的芳香。

貝爾格理夫跺了幾下、確認義肢的狀況後，便往屋後的田地走去。

立春時才剛做好的花柵，藤蔓如今已開始爬了上來。柔若無骨的藤蔓長了幾朵花苞。記得沒錯的話，夏洛蒂提過在春天時跟旅行商人買了包種子、將它們種在籬笆下的事。或許在那之後便培植得很順利吧。(*31)

在幼苗根部鋪上麥梗的夏洛蒂和米托仰起頭，向他揮了揮手。

『父親——』

『您忙完了嗎？』

『是啊，我本來想稍微活動一下……但既然妳們兩個都這麼努力了，就輪不到爸爸我出場啦』

貝爾格理夫有些俏皮地說著，讓兩個孩子面面相覷後就咯咯地笑了起來。

『薩蒂她——妳們的母親呢？』

『和白、哈爾跟瑪爾一起去摘山桑子了喔。下午要做果醬呢！』(*32)

山桑子是種攀在灌木叢上的野生漿果。果實小而酸甜，十分美味。它並非不能被栽種，而是因為長得到處都是，所以沒必要特別栽培。跟石越橘不同，那在村子附近就採得到，因而成了村人們自小便相當熟悉的零嘴。

他就這麼和夏洛蒂及米托一起鋪麥稈、除去幼苗葉子上的昆蟲、拔除剛發芽的野草，轉眼間太陽越升越高，暑氣也變得越來越濃。

貝爾格理夫用手背抹去額頭上的汗水，環顧整片田地。

『變得很整齊了呢。我們休息一下吧』

『嗯』

『哈啊——今天也很熱呀』

夏洛蒂說完便戴上草帽，然後轉頭對貝爾格理夫開口說道。

『能教我怎麼編草帽嗎，父親大人？』

『好啊。恰好手邊就有麥稈呢』

有不少用麥稈加工的東西。夏天裡戴的草帽就是其中之一。

貝爾格理夫懷念地回想起安婕琳小時候教她編草帽的事。雖然她的第一個成品不怎麼好看，但仍自豪不已地戴著它。那副模樣仿若歷歷在目。

他們走到了庭園時，聽見了潺潺的水聲。仔細一看，薩蒂她們已經回來了，似乎正在井邊洗著採回來的山桑子。夏洛蒂和米托跑了過去、眼睛都亮了起來。

『歡迎回來！』

『哇、好多喔』

薩蒂抬起頭，笑著說道。

『有點摘過頭啦。喏，要吃吃看也行喔——』

簍筐裡的山桑子堆積如山。被清洗過後還殘留著些許水氣，把陽光反射地像珠寶般光采動人。夏洛蒂和米托笑著說『好好吃』，邊和嘴巴周圍已染成紫色的雙胞胎一起一口接一口。(*33)

『居然吃成這樣啊』

『多虧白找到的喔。對吧？』

薩蒂邊說邊轉頭望去，只見白默默地移開視線。貝爾格理夫吃驚地撫摸著鬍鬚。

『挺行的嘛。你甚麼時候學到了那種技能啊？』

『我不知道、你在說啥……』(*34)

白就這麼撇開頭、將山桑子浸入德賴的汁液裡邊拌邊洗。發現他似乎是因為被誇獎而感到害羞，貝爾格理夫便不禁為之莞爾。(*35)

因為孩子們嚷嚷著想要洗，所以把處理山桑子的工作交給她們以後，貝爾格理夫他們便先返回家中。

差不多該準備午飯了。

生起壁爐裡的火，把切碎的肉乾拌著麥子，在熱了油的鍋子裡翻炒。切丁的芋頭和根莖類正在大鍋裡咕嚕咕嚕地滾著，還加了點鹽和香草提味。

他蓋上鍋蓋、稍微調弱火勢，然後吁了口氣。接下來的日子裡，煮菜時會越來越熱吧。

貝爾格理夫擦了擦汗，似乎剛揉完麵團的薩蒂有些恍惚地看著天空發呆。

『怎麼了？累嗎？』

『咦？啊、不是，沒什麼啦』

薩蒂輕輕地搖了搖頭，雙手輕拍了幾下自己的雙頰。然後她微笑著說。

『……真快樂呢。我呀，自從來這以後就覺得非常幸福喔』

『那就太好了。這樣的話我也很開心喔』

貝爾格理夫說完以後，薩蒂對他笑了笑，接著又垂下視線、若有所思。

最近，薩蒂常像這樣擺出沉思著什麼的神情。就算關心她，也只能得到語焉不詳的答案。即使貝爾格理夫相信她應該不是在想甚麼不妙的事，但仍有些擔心。

『……不用都悶在心裡喔。需要的話也可以找我聊聊就是了』

『嘻嘻，也對呢……謝啦』

薩蒂做了個深呼吸，隨後便俐落地站了起來。

『好、來烤派吧。貝爾君，拿煎鍋給我』

『嗯、這個行嗎？』

『唔，拿那個大點的』

正當兩人忙起忙落時，珀西瓦爾回來了。

『喔，在煮飯？不過貝爾，來一下。去博爾德的那群人回來啦。是要討論建築工程的事吧』

『啊啊，這樣啊。薩蒂，方便都交給妳嗎？』

『那還用說。路上小心』

趁著剃完羊毛的空檔，凱利、班茲和托爾內拉的木匠們上禮拜去了博爾德一趟。除了打算到工會場勘作為建築的參考之外，似乎還有很多想學習的東西，像是交易之類的。應該會有許多見聞心得吧。

貝爾格理夫在和珀西瓦爾前往工會預定地的路上，突然開口說道。

『喏，珀西』

『嘎？』

『要是薩蒂求助的話……你可以幫我嗎？』(*36)

珀西瓦爾放聲大笑。

『你在說什麼客套話啊，那是當然的囉』

『哈哈，也是啊……薩蒂好像還在擔心著什麼呢』

『……也只能是魔王的事了吧』(*37)

貝爾格理夫點了點頭。眾人之中，和修瓦茲及其組織關係最為密切的薩蒂，對她來說要處理雙胞胎、白與米托等孩子們體內寄宿著的魔王，是最優先的事情。(*38)

然而，在帝都與修瓦茲的戰鬥對薩蒂造成了深刻的創傷。儘管明白茲事體大，但貝爾格理夫並沒打算像探聽八卦似地問她。

珀西瓦爾邊走邊思考著似地撫摸著下巴。

『我猜，那傢伙大概是還沒整理好心情吧。與其由我們問，不如等那傢伙自己說。卡西姆也這麼認為』

看來前隊友們似乎也在關心著薩蒂。貝爾格理夫笑著拍了拍珀西瓦爾的背。

『真不愧是隊長呢』

『你說什麼啊，可別氣餒喔、老爺』(*39)

工會的預定地已經聚集了不少人。貝爾格理夫跟珀西瓦爾走近時，凱利向他們揮了揮手。

『工會長總算來啦！』

『你也太早改稱呼了吧……』

『那是什麼話啊！哎呀，博爾德真不虧是個大城鎮呀喂！能參考的地方可多著呢！』

凱利非常的幹勁滿滿。對原本在托爾內拉就八面玲瓏、接觸過各種事務的富農的他，這次的偌大商機讓他興奮不已。班茲攤開一張像是示意圖的紙。(*40)

『這是在參考了許多意見之後，畫出來的大樓設計圖……』

他話還沒說完，就被其他村民們插話打斷。

『有旅店之類的嗎？工會也會推薦給冒險者對吧？』

『內附的店鋪呢？開個酒館感覺會很有意思耶』

『呃，那些都還言之過早啦。真要說，大樓連八字都還沒一撇呢』

『總之就是要蓋房子嘛。沒客房，要怎麼接待村外的客人呢？』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說啦！別打岔啊！』

被四面八方一鼓腦丟來的話頭給折騰得七葷八素的班茲，沮喪焦躁地說著『這群傢伙在搞什麼啊』，同時圍觀的村民們討論得又更加熱烈了。眾人似乎都有著各自的堅持與想法。

看來可能趕不及吃午餐啦，貝爾格理夫苦笑著想。

- *1: 原文『果てのない飢えと渇きが続いていた。どれだけ殺しても満たされない。それなのに、本能はひたすらに殺し、食らえと囁き続けた』
- *2: 原文中後段『急所を一撃して仕留めるような技量は持ち合わせていなかった。それでも強靱なこの体に相手の攻撃は通用しなかったし、がむしゃらに襲い掛かっても食い尽くす事ができた。一撃で命を奪われなかった相手が苦痛にむせび泣くのを容赦なく食らった事もある。しかし、心には何の感慨も湧かなかった』
- *3: 原文後段『ただ冷たい闇ばかりが重苦しく溜まっていた』
- *4: 原文『随分こたわるなあ』可能是雅奈也可能是瑪麗的台詞。
- *5: 原文『ここ、直さないのかな……』理解是假定語氣。
- *6: 原文後段『あんなババアに何の用なんだか』查辭典『なんだか』有『總覺得』的意思。『用』當名詞時則有『開銷、費用、用途、問題、事情、貴重品、business, issue』等意。
- *7: 原文後段『今では商店を構えられるくらい人が来ているようだ』
- *8: 原文中後段『音に聞こえた“灰色”の大魔導から何か得るものがないかという顔つきをしているが、追い出されたいのは様子で分かった』
- *9: 原文『こりゃ暴れなくても舞うぜ』應該是瑪格麗特的台詞。
- *10: 原文前段『マルグリットが「よくここまで溜め込めるなあ」と却って感心したような顔をして小屋の中を見た』
- *11: 原文『実験器具や分厚い書物は埃まみれで、カーテンが引かれて薄暗い。暖炉で火が赤々と燃えている。最近手に取ったらしい書物だけが埃にまみれていないのが分かった』關於灰塵的陳述，有點詞窮了。
- *12: 原文『くそ、人がせっかく瞑想してたってのに、どいつもこいつも……』
- *13: 原文『いや、意外に与太じゃねえかも知れねえぜ？』瑪格麗特的台詞。
- *14: 原文『揃いも揃ってあたしを担ごうってか？』
- *15: 原文『ともかく、そういう事なら話は別だ。詳しく聞かせろ——いや、家が片付いてからの方がいいな』應該是瑪格麗特的台詞，但從上一句話來看，也有點像是瑪麗亞的。
- *16: 原文『なんだかんだ言う事聞きますね、あいつ』查不到『かんだ言う事法』的確切意思。『なんだかんだ』則有『ああだこうだ。あれやこれや。なんのかの。なんだかだ』等意。
- *17: 原文中段『ガキの頃はもっと可愛げがあったもんだが』。
- *18: 原文『今更面倒だ。取らなくてもこんなのが勝手に寄って来やがるしな』前段的直譯應是「現在要收很麻煩」吧，強調此時此地的感覺。
- *19: 原文『……木を隠すなら森の中に、か。まだ帝都にいやがったとはな』
- *20: 原文『自分の事なのにお前は……聞いたあたしが馬鹿だったよ』理解【灰色】想表達「自己來到世界的動機應該是很重要的事，皇帝不急反而急死太監」的感覺，但還沒想到更好的譯法。
- *21: 原文『……初めは死靈術だったと思うがな。帝都の研究機関の頃にも、術式の実験だと盗賊の死体なんかを回して来る事がよくあった。最終的にあいつが討伐されるきっかけも、町一つを死靈の町に変えた事だ。帝都にもその術式を組みかけていた』
- *22: 原文後段『アンジェリンは色々な思いを抱いていた』
- *23: 原文中後段『父親、というとベルグリフ以外考えられない。かつて心を悩ませた本当の親という悩みも、今となってはちっともアンジェリンを煩わせなかった』
- *24: 原文中後段『だが、それと奴のしている実験とがどうも結びつかん。あいつが今更力を手に入れたと思う筈はねえ。それにやり方が回りくどすぎる』
- *25: 原文後段『こいつはトルネラに行くしかねえか』
- *26: 原文後段『迂闊な事を呟くんじゃなかった……』
- *27: 原文『あまり村の中心地に荒くれ者を集めるのは如何なものか、と主張する人たちもいて、そういう連中の意見も汲んでこうなった』

- *28: 原文後段『日々の仕事は変わりなくこなさねばならない』
- *29: 原文『この前、ボルドーのギルドマスターであるエルモアが来た時、参考になるだろうと様々な資料を持って来てくれたのだ。依頼の申請と受理の用紙があり、古くなった冒険者の名簿があり、かなり昔のものだが、帳簿まであった』
- *30: 原文中後段『慣れない事をした後は、し慣れた事をするのに限る』
- *31: 原文『春先に新しくした柵に、もう草の蔓が絡まり始めている。蔓は柔らかく、花のつぼみらしいのが付いていた。確か、シャルロットが春に行商人から種を買ったのを、柵の下にまいたと言っていたので、それが順調に育っているのだろう』
- *32: 原文中的『ビルベリー』應是「Bilberry」，查常用譯名有『山桑子、歐洲藍莓、越橘、越桔、黑果越橘、越橘莓』。為與譯為「石越橘」的『岩コケモモの実』區分，此處採譯為字數最少、差異最大的『山桑子』。
- *33: 原文中後段『既に口の周りを紫色にしている双子に交じって、シャルロットとミトもそれを口に運んで「おいしい」と笑っている』調整斷句與次序。
- *34: 原文『知るか、そんなもん……』總覺得前句的譯文有點不太對。
- *35: 原文『ビャクは目を逸らしたままビルベリーをタライの水に浸けて掻き回している。褒められるのが照れ臭いらしいのがありありと分かって、ベルグリフは思わず笑ってしまった』『タライの水』用片假名讓我有點在意，可能是作者自創的物質，也可能是『盆』的轉化。
- *36: 原文『サティが何か助けを求めて来たら……手を貸してくれるか？』前後兩句的受詞沒說第幾人稱、單數複數。推測是「如果薩蒂對你或我發出求救訊號，珀西你能幫我跟她嗎？」
- *37: 原文『……魔王の事だろうな』直譯應為「魔王的事情吧」，稍微強調了珀西的沉默與理所當然，個人理解為是他在思考貝爾前面提到若是薩蒂要求助的反應與後果。
- *38: 原文中後段『双子を始め、ビャクやミトといった、魔王を宿す子供たちの事を解決するには、シュバイツやその組織と最もかわりがあるサティの話は重要だ』
- *39: 原文『何言ってんだ、負けんじゃねえぞ、旦那』這邊應該是要調侃貝爾身為薩蒂的枕邊人卻有些氣餒，或者氣勢在珀西面前抬不起頭。也可能快走到工會預定地了，捉弄身為工會長的他。
- *40: 原文前中段『ケリーはすっかり張り切っている。元々トルネラでもやり手の豪農として様々な事に手を出している彼にとって、今回の大事業は高揚する事ばかりのようだ』

譯者語：

某個地方，某群人，某隻獸。
身世之謎。
眉宇之憂。

血肉噬深淵。
少女白樓北旅尋。
訕笑隱山桑。

下一話，

山巔，
異相，
烈酒兌花茶。

--

[1C]三玖の花嫁[]

[1G](bywandererc)[]多國語言連載中!!

<https://www.pixiv.net/user/2602824/series/75758>

<https://imgur.com/gallery/9FKXIV0>([img]<https://i.imgur.com/CCmkieX.jpg>[/img])

--

[url]<http://about.me/warrenchen>[/url]

--

※ 作者: warrenchen 時間: 2021-07-11 16:52:33 (台灣)

※ 編輯: warrenchen 時間: 2021-07-11 16:53:37 (台灣)